

厲致謙：用字體漫遊世界

文字，是人類文明的集中呈現，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中承擔着記錄與傳達的重要使命，而字體作為文字的視覺外衣，往往和文字一同起舞，共同承擔着表情達意的功能。The-Type 作者、「上海活字」綜合研究項目發起人厲致謙於早前應「香港閱讀+」的邀請，於香港分享了他對於字體設計以及閱讀的看法。他提到，很多人將「字體」比喻成空氣或者大米，它無處不在，卻又常常被忽視。他期待，能以「字體」為切入點給香港讀者們帶來不一樣的文化新視角。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



2016年各種主題活動興起，厲致謙想到，既然旅行有各種方式，那麼如果以字體為視角，在全世界打開不同的旅行地點，能否帶來另類的文化體驗呢？抱着這樣的想法，厲致謙開啟了「字遊全球」旅行計劃，和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把字體當作地圖、用字形丈量城市。十年後，他帶著這個主題走進香港，在「香港閱讀+」的分享會上，與讀者聊起了那些藏在招牌、路牌和舊報紙裏的漢字故事。「我覺得字體是一個特別好的切入點，因為它是一種比較中性的東西，而且你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字，對吧？你都能通過『字』去了解當地的文化。」

誤入字體世界

工業設計專業出身，厲致謙對設計有自己的追求，但要說到真正與「字體」結緣，則是一個「無聊」中的偶然。2006年大學畢業後的暑假，他曾幫學校老師做過一本城市雜誌的設計，但那時學平面設計的學長已經定好了大部分的結構，文章和圖片也都已經固定，在覺得無事可做的閒隙，他突然靈光乍現：他還可以在字體上「做文章」。「然後我在學校的電腦裏發現了一個字體庫，裏面有幾百種字體。為什麼某個字體底下有很多文件，有的只有一兩個？我想那些有很多文件的字體肯定很厲害，就去查它的來龍去脈，誰設計的、風格是什麼。」這個偶然的搜索，為他打開了一扇通往字體世界的大門。

厲致謙後來發現，其實一旦需要用視覺方式傳達信息，就必須用到字，而選擇什麼字體就像選不同的聲優，「有不同的音色，可以傳達不同的感覺」。文本內容與字體選擇之間的講究，遠比普通人想像的要深。他於是也想透過「字

體」這道窄窄的門，去看看還有哪些新鮮的故事。

他進而發起「上海活字」項目，研究漢字排版的歷史。他指出，在歷史上字體的更迭無不伴隨着技術的迭代，「最重要的就是技術的不同。原來印刷是金屬活字，要把字像做蛋糕一樣澆鑄出來，做成一個字模，再做出鉛字，然後塗上很黏的油墨印出來。」這種方式效率低，但會形成一種獨特的肌理，比如「字印出來有些地方糊、有些地方殘缺，不像現在電腦打印那麼乾淨漂亮。」書寫介質的變化也會影響字體的選擇，比如古代書籍排版的特點是字很大，「這跟當時的印刷技術和照明條件有關，因為古代人只能點蠟燭，字必須很大才能看清楚。而現在我們用手機看，屏幕比書還小，但亮度提高了。」

字體與閱讀體驗息息相關

不同時期的社會綜合條件都影響着字體的形成與選擇，而字體對閱讀體驗的影響更是潛移默化的。厲致謙認為，一些講究的讀者能夠品味出排版中的問題，比如字間距不對或者標點跳到下一行的行首，這些都會造成閱讀時的「不適感」。在全民閱讀推廣的背景下，出版人和設計師對於字體設計已經有了一定重視，厲致謙也觀察到，新一代設計師對字體的理解總體上比以前更好。但在數字化時代，所有的排版工作都是壓在了設計師一個人身上，「很多設計師並不是擅長做精細活。」他舉例說，國際大牌會找公司專門做符合品牌風格的專用字體，而小品牌可能就用已有的免費開源字體，「其實更多的還是會不會選的問題。」

厲致謙翻譯的《千萬別用 Futura》是一本講述西文字體「愛恨情仇」的書。他介紹，原作者是一位美國設計師，也是機緣巧合開始研究這款字體的。書中講述了這款字體如何在德國設計、如何在二戰前進口到美國、在二戰期間被大量盜版、戰後又如何隨着美國品牌全球化而流行。「大



家用慣了盜版之後，等到有錢了又想買原版。這說明字體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可以穿越不同時期，成為很多重大事件的見證者，比如阿波羅13號飛船上面也用這個字體，它見證了人類飛向月球。」

如果要在中文字體中找一款同樣有故事性的，厲致謙給出的答案則是「行楷」。他解釋說，行楷是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都遍布大街的字體，甚至在新疆、內蒙古、雲南的少數民族地區，也會看到少數民族文字和行楷混在一起。「我去馬來西亞、日本也看到很多行楷，在香港也有很多行楷繁體字。」他藉另一個廣為流行的字體「細明體」進一步解釋了字體設計的不同方向：一種是「用於閱讀」，比如細明體、黑體，另一種是「用於觀看」，比如大街上的招牌字。「像細明體或黑體的設計目的就不是給你當招牌看的，所以也會在呈現上相對平庸，不夠抓人眼球。」

談到香港的城市字體，厲致謙用了「古早味」這個詞。在他看來，香港由於近代沒有受到太多政治運動的影響，很好地保留了傳統的街道風貌，尤其是那些懸在空中的霓虹招牌。「現在內地城市更新特別快，容易造成千城一面的感覺。但香港好像突然讓我們看到另一個世界，或者說穿越回去，看到那種古早味的城市活力。」當記者問及香港在字體設計方面是否有創新時，厲致謙的回答亦有些出人意料：「我覺得沒有太多創新。我反而覺得它沒有創新是最好的，能夠保留更多原汁原味的味道。」

字體設計是一場漫長馬拉松

設計師來決定。「所以我們自己開發字體，都是以5年、10年來計算的，不是明天就能做出來的東西。」

好的字體一般都是以「家族」形式出現，因為需要用在不同的地方，比如有時需要放大、縮小，觀看距離和呈現效果不同，就需要不同的細細。就像做一本書，正文、小標題、大標題、封面都需要對應不同的字重。厲致謙的「行楷Next」項目正是按照這個思路設計的。厲致謙透露，他們設定了10個字重，從超粗到超細。但這款字體仍在開發中，「最終完整的家族可能還需要5年。」

目前同時兼任教職的厲致謙，也看到了當年輕學生對漢字字體的热情。他表示「我覺得有一點進步，但進步不是很大。」進步在於現在內地很多設計類學校會開設字體課，也有相關的比賽，學生可以藉此得到一些指導和鍛煉。但不足的是，「字體設計這個專業本來就不存在，這個職業還非常小眾，缺乏真正的專業指導。」他也對年輕設計師給出了自己的專業建議：「多看書、看好書。」他認為，通過好的作品能讓更多人觀察到「字和字體」，慢慢感受到字體背後的某一小塊凝固的歷史和一段段亟待被解讀的文明印記。



●厲致謙參與寫作的《字耕一生》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即便是在當今的數字化時代，字體設計依然可以說是一個漫長的馬拉松。

厲致謙笑說：「大部分人有個誤區，認為字體很容易得到，其實每一個筆畫都是設計師畫出來的。一套常用的簡體中文大概要7,000個字，繁體可能要12,000到13,000個字，工作量非常巨大。」他補充說，每個字都有對應的Unicode代碼，但具體這個字母長什麼樣，由

書介

九龍城101

作者：劉智仁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九龍城區歷史底蘊深厚，除了九龍城本身，還有土瓜灣、啟德等地的多元面貌，形成「和而不同」的社區紋理。近年，隨着啟德體育園主場館的落成、各類盛事的舉辦，大眾再次將目光投向這片充滿故事的區域。更重要的是，九龍城區正面臨大規模市區更新。不少舊樓將被清拆，老店也陸續結業。如果不趕緊記錄，一兩年後，這些建築與記憶，恐怕將逐漸消失於時代洪流之中。此時此刻，正是時候以文字與影像，留下屬於九龍城的風景與人情，讓未來的人也能細味、回憶。

恍惚之人

作者：有吉佐和子
譯者：林佩瑾
出版：圓神



這是一本讓「恍惚之人」成為失智症代名詞，引動整個社會廣泛討論，出版當年就熱賣194萬本的作品！作者有吉佐和子以細膩之眼洞燭社會現象，不僅描寫了失智症患者的生活，也深刻探討了照護者的心理壓力、社會對老年問題的態度，以及家庭成員在面對困境時的不同反應。書出版後數度改編為電影、電視劇，還賣出歐美版權，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從昭和時代到令和時代，讀者推薦絡繹不絕。老化，是每個人的必經之路。超高齡化社會，長壽，真的是一種幸福嗎？

才華鑑定人

作者：唐木厚
譯者：許紋寧
出版：新經典文化



唐木厚為講談社資深編輯，原本想編個像雜誌的他，竟誤打誤撞地進入最不按牌理出牌的「文三」編輯部。單單講談社Novels書系便負責超過一百八十本書，亦參與了梅菲斯特獎的創辦。帶領京極夏彥與森博嗣出道的他，多年來在做書上投注心血，挖掘編輯工作的本質。憑藉着與無數作家合作的豐富經驗，以及經年累月的深刻見聞，他在本書中統整歸納了編輯的所需能力應該如何養成。另外也分析了如今萎靡不振的小說現狀，並以獨到眼光發表對未來的期許。書中亦收錄有關推理小說的Q&A問答，推理迷不能錯過。「小說編輯都在做什麼？」請和作者一起愉快地思考這個問題吧。

Surrender: 40首歌，一個故事

作者：波諾
譯者：陳榮彬、雷讓萌
出版：黑體文化



傳奇愛爾蘭U2樂隊主唱波諾完整個人回憶錄。本書以未必連貫的片段組成，有着桀驁不馴的氣質，既帶有自省的成分，又具有強烈的啟發性。這是波諾的人生故事，他在都柏林的北邊成長，父親是天主教徒、母親則是新教徒，那個年代愛爾蘭不同教派間的暴力活動愈發劍拔弩張。14歲時失去母親的他，因為親近之人的缺席形塑了自我對家庭的追尋。人生剛起步時，他感覺自己相當平庸，但最後看來，他一路的人生旅程，挑戰了人人皆平凡的想法。

完美男友

作者：美麗達·麥法登
譯者：陳岳辰
出版：春天



她在找一個完美的男人，他在找一個完美的獵物。席妮跟紐約的大多數單身女人一樣，在愛情這件事上倒楣得驚人。直到她遇見了「他」。完美到不像真的：英俊、貼心、體貼入微，還是當地醫院的醫生。席妮瞬間陷入熱戀，彷彿終於迎來命定的幸福。就在她沉浸於甜蜜時，一名年輕女子被殘忍殺害，成為沿海連環命案的最新受害者。警方掌握到唯一線索：兇手是一名「先約會，再下手」的神秘男子。照理說，席妮應該很安全。畢竟，她的男友是「全紐約最完美的存在」。然而，她甩不掉心中那道陰影：這個完美男人……會不會完美得「太過頭」？

河西走廊的詩與史：在沙與礫中聽見時間的回聲

●文：易永誼

汪泉先生的《河西走廊詩傳》是一部敢於將目光投向四億年前的史詩。

中國古代詩歌的懷古傳統，往往是從古戰場、古城池、先賢遺蹟開始的。那些觸手可及的歷史遺存，是詩人撫今追昔的常見素材。然而，汪泉卻選擇了一條更為遼遠的路徑——他從地質運動的時代寫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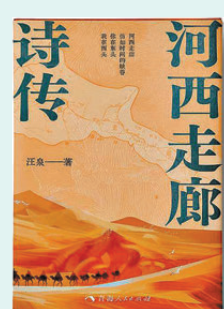
「步天之神」一章，詩人帶我們潛入海底。「滄海橫流：潛藏於海底的高原」，「群峰隆起：凝固的海浪」，這些詩句勾勒的不是人類的歷史，而是河西走廊這片土地本身的誕生史。詩人將祁連山納入地球演變的宏大圖景中，「4.1億萬年前的大海從時間長河中擁擠大地」，這樣的書寫讓詩歌擁有了宇宙詩學的史詩視野。

第二章「山川河流：神人共處時」則為我們揭開了祁連山的神話源起。最引人深思的是那句詩：「並非所有的河流盡皆東去/河西走廊的河流悉數流向西北」。這種逆流而上，或許正預示着河西走廊文明與中原文化的差異與獨特。詩人像一個冒險家，帶領讀者穿越歲月的風沙，勘探河西走廊的一條條河流。「流動的馬牙雪山，長袖載舞的冷龍嶺/烏鞘嶺、毛毛山、老虎山與黃河流域分界/今羊河南。」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地理名稱在詩中依次展開。休屠澤、大靖河、古浪河、黃羊河、金塔河、西營河、東大河、西大河……每一條河流，都承載着文明的水脈；每一座城池——休屠王城、姑臧城，都依河而建，見

證着族群變遷的千年滄桑。河流之外，詩人還格外關注那些散落在歷史褶皺處的泉井。在詩人看來，山水是有靈魂的，「若在等待某個人/或仁或善或勇/以激活其魂魄」。水與時間，在詩中是共生共存的意象。

歷史所銘記的，從來不止於王者。飛將軍李廣「六十餘歲，豈能忍小吏之辱/揮刀自刎」的悲壯，霍去病「匈奴懼怕的大漢，只有十八歲/不要輕易和青春較量/如唐吉訶德一般，世界歸他/挺矛直入河西走廊」的豪情，這些耳熟能詳的英雄形象，在詩人筆下煥發出新的光彩。「國破國立，你是草民/那麼，我為你獻上祭詞……我們還是要詛咒/那些踐踏者，鐵馬蹄下」。地震與饑荒的摧殘下，「黎民被埋者無計其數」，「飢餓，如瘟疫般流行/死神腳步匆匆，肆虐如風」，「黎民百姓如沙粒飄飛/剩下時間的碎屑如斷壁殘垣」。這些詩句，為那些被掩埋在歷史塵埃中的草民發聲，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人道主義史詩書寫。

「第十一章 西去·東歸」詩人為佛教高僧立傳，歌頌他們求經布道、普度眾生的英雄事跡。法顯「五色風中的尋律僧」，玄奘「佛影憧憧癡不改」，曇無讖「回首已是西天」，鳩摩羅什「東去西歸」……這些高僧的身影，在河西走廊的歷史長河中熠熠生輝。「多少的我們一次次死亡/又在敦煌的沙粒中重生。」生命枯榮易逝，唯有信仰能超越輪迴的無常。這正是河西走廊給



《河西走廊詩傳》
作者：汪泉
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

予世人的精神饋贈。

難能可貴的是，在中原離亂之際，河西走廊成為保留文脈的儒學重鎮。「書聲漸起，塵埃漸落/思想在荒原之地萌芽」，「他們在書院孔廟看到了未來，他們懷揣夢想」。斯文吟唱與木魚誦經，構成了河西走廊精神屋簷的兩大支柱。

汪泉的《河西走廊詩傳》完成了一次史詩創作的範式突破。河西走廊在中國歷史書寫中，往往被視為連接中原與西域的通道；而在汪泉的筆下，它第一次被如此突出而深入地作為特定的人文空間寫進詩歌。這種文學地理視角的詩歌創作，重建了從前被忽略的空間與思想的某些維度，那些歷史人物得以在詩人構建的空間場域中重新鮮活起來，既重新賦予詩歌創作歷史感，又讓詩歌創作找到了在特定空間中進行哲學思考的價值。這正是《河西走廊詩傳》最為珍貴的「新質美學價值」：詩與史的雙重突破，在沙與礫中聽見時間的回聲。